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不可爱的冬天

■ 赵潇

秋天的薄被已盖不住寒冷，床上的垫子早已添了一层又一层。每天归家的路上，掉完头发的树在清冷的路灯下张牙舞爪。夜里，偶有一丝从窗户偷溜进卧室的风将我唤醒。早晨，刚出被窝的我，又缩进了厚重的外套，像一杯热腾腾的茶水，放置在空气里，不一会儿就降了温。薄薄的风擦过头发，为我的耳朵涂上风油精。不知从几时起，阳光变成冒牌货，

墨香

■ 成都市树德中学光华校区 高一(6)班 何佳瑶

轻嗅那一缕墨香
它是那么悠扬
像手中毛笔的绵长
像脑海中笔墨间的幻想

轻嗅那一缕墨香
它是那么芬芳
恰似春之柳絮与秋之桂香
萦绕在我的心房

轻嗅那一缕墨香
眼下拟似高峰坠石
捺如陆断犀象
看着一幅幅行云流水
一一挂上高墙

轻嗅那一缕墨香
之中有多少意义深藏
是祖上先辈的传承
亦是新一代国人的发扬

墨香飞扬在墨房
香气中蕴含的
是非遗的脚步
是历史的印象

在历史的长河
在年轻的战场
我们肩负的责任
是传承文化的担当

千百年前的入木三分
是多少书法人的心之所向
望那“兰亭”的潇洒
悟那“祭侄文”的痛伤

若先祖之灵
能看见如今的盛况
我想倾诉衷肠
您的艺术
已刻进国人的思想

踩疼

■ 王国庆

初冬。巷子里
银杏叶渐黄
就像我的头发
渐渐白了

每天到巷子里
看那些银杏树
数数：
干了多少叶子
掉了多少叶子

等儿子回来
就知道我：
白了多少头发
掉了多少头发

——小巷深处就是家
人们来往留下的脚印：
一个盖住一个
一个重叠一个
一个
踩疼一个

即使全身心地倾注在我们身上，也会被北风轻松松怏了那一星星的暖意。

冬天的世界是画家忘记了涂色的画，灰暗和寒冷就是这个季节的标签。所有的期许都凋零了，所有的等待都开始漫长。

儿时的冬天，早自习上听写词句，总是在一片呵气的陪伴中完成。此起彼伏的呵气声绵延如窗外的青山，一笔一画都写着指头僵硬的绝望。汉字歪歪扭扭地跨越每一个米字格，我无奈地笑了。端坐一上午，脚下早已被寒冷凝固。

天空不识趣地飘起了雨，浇湿了操场，浇灭了我们对体育课的期待。冬雨不定期地到来，这一下就是一周，甚至更久。我总在课间幽幽地望向窗外，等待着，等待着这下一个课间，雨就停了。最后等来的，大多是体育课调换成其他学科。我们不愿意地抽出课本，朗读着春天来了……而那个可以尽情奔跑的春

天，还要让我们等多久才能到来呢？

漫长的冬天来了，我从南方辗转到北方。刚到下班时间，世界就提前浸润在黑暗里。路边的灯光照亮着每一寸清冷的空气。我拎着一堆文件资料，毫无头绪地走在回家路上。

小贩吆喝着香气四溢的地瓜，却极少有人驻足停下，为这份香甜买单。有人像风一样擦过我的肩膀。原本就郁闷的我，加上被打扰，烦躁地回头。

刚才的那阵风是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在街角的拐角处，她深深地向前跨了一步，踮起脚尖，旋转、摇摆，细碎几步，又向前跨出了另一步。路灯聚焦着舞台的光，扑落在她身上。每一步孤独与美丽里，都透露着骄傲与快乐。她犹如精灵一般，周围的空气仿佛都被她温暖。我笨拙却情不自禁地跟在她身后，踮起脚尖，旋转、摇摆。这自在的舞步揉碎了我眉间的褶皱，抚慰了所有的哀愁。



水墨冬天 汤青摄

隔屏“取暖”

■ 李幸

周五晚上7点，是我和老妈约好的视频聊天时间。我刚拨过去，微信就显示接通了。

老妈把手机放在专用支架上，和我通话的同时，两手不停地织着新围巾，我看着那鲜艳的色彩，酸溜溜地说：“妈，你又在给小家伙织围巾！”一旁玩耍的女儿欢欢听见我的话，把头凑了过来。她脖子上系着的围巾，就是母亲手工织就的，不同颜色的毛线组合成美丽的图案，看着就感觉温暖无比。看到围巾是她最喜欢的粉色，欢欢都没来得及和姥姥打个招呼，就兴高采烈跑去书房和她爸爸炫耀：“外婆又给我织新围巾喽！”

“都当妈了，还和7岁的孩子计较？你们的围巾，我早就准备好了。”妈妈变戏法似的拿出两条围巾占满了整个屏幕，一条淡紫色，一条深蓝色。同时，画外音响起：“你一条，欢欢爸一条。我把这碗水端得可平了！”我还没来得及细看，围巾又像来时无影一样，去无踪了。老妈冲着镜头一笑，立马拾起手上正在织的围巾，一分钟也不愿意耽搁。“好好好！”我笑得合不拢嘴，拍着马屁：“我就知道您老最有智慧了！”听我这么一说，老妈顺势把围巾搁在腿上，一边整理，一边告诉我：“妈这几天再

加把劲儿，争取早点织好，到时候三条围巾一块邮过去，你们洗洗晾晾，正好元旦节就可以系新围巾！”

“好哟！谢谢妈！”孩子爸刚好从书房出来，听见老妈的安排，嘴甜地回应道。最后，视频通话照例在一阵欢声笑语中结束。

“滴滴滴”，手机提示音响起，我定睛一看，是我爸发过来的微信。橘红色的转款记录、一张天气预报截图，再加上一句“注意保暖”。我不由低头一笑，老爸的语言永远是如此简洁。

同许多父亲一样，我爸很少直接表达自己的情感。学生时代，我每次和他打电话，经常是一分钟左右对话就结束了。尽管他不善言辞，我却总能从简短的语言中感受到他对子女深沉的爱。老爸以前不会上网，后来我在外成家立业，他才开始学用微信。每次看到他发来的消息，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一幅画面：一双粗糙的大手正在巴掌大的手机屏幕上小心地输入。古稀之年的老爸学用智能手机，挑战可谓不大。可是，为了方便和我们交流，他四处请教。记得有一次回家，一个亲戚和我提起，父亲拿到智能手机的第一天，就去找她咨询

如何查天气预报，尤其是我所在城市的天气预报。

从那以后，每次天气变化前夕，气象台的预报截图就被老爸传过来。特别是冬天，他怕我工作忙，注意不到降温、寒潮，每晚8点准时给我发截图。随着天气转冷，老爸给我的红包也越来越多，我数次告诉他，我们赚的钱足够日常开销，可他依然不管不顾，让我给孩子们多增加点营养，多添置一些取暖设备。

我想起上次和父母视频聊天时的场景：整个老屋笼罩在橘黄的灯光下，熟悉的八仙桌上，有我最喜欢的家乡柴火饭。当时老爸的脸有点红，一看就是喝了几杯取暖的小酒，二老身上穿着我寄过去的棉衣，他们吃着热乎乎的汤菜，笑着夸我：“棉衣买得好！又体面合身，又保暖！”当时我们约好，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个冬天带着孩子回老家过年。

屋外的冷风还在呼呼地刮着，可是，我并不感觉寒冷。那些欢声笑语早就冲淡了万物沉睡的寂寥，温暖可亲的灯火也已驱走了冰雪寒风的凛冽。人心向暖，隔屏“取暖”也很幸福，日子热气腾腾，心里暖暖和和。

■ 陈丽婕

这些荒谬的念头萦绕了很久。直至某日，我偶遇了宿舍楼前泛黄掺红的爬山虎。萧瑟像是一场疾病，迅速传染了这一面墙的爬山虎，哀愁连天，大有“霜重色愈浓”之感：桦茶色的藤，抑或说萎缩无力的脚，杂乱无章地网在墙上，粗细不一。此时的它已然宛如一个行将就木的老者，仅存的一些掌叶，或灰茶色，或琥珀色，或黄枯色，三两成群抱团取暖，在寒冬里摇摇欲坠。

眼前这幅画面，无论见过多少次，仍能被猛地击中。时间越过了春夏秋几座大山，而今算是冬日了。这一年，我见证了爬山虎的一生，由新生、蓬勃到衰落，何尝不是眼睁睁看着时间从指缝流逝？爬山虎的脚一步一步爬满几层高的楼，颇有耐心地腐蚀墙体，而时间也悄无声息地爬上我的躯体，温柔地侵袭我。

珠流璧转，窗间过马，时光匆匆流逝，唯有那片爬山虎绿了又黄，黄了又绿，偷偷地告诉我，时间在我懵懂时，跑了。而我，也到了离开的时候，被人流推出了象牙塔。

从此，我再也没见过那片波涛起伏的绿海。可我知道，爬山虎仍在历经荣枯。

校园里的
那些树

■ 查晶芳

课间于校园漫步，最喜欢看那些树。

教学区、运动区、宿舍区、小花园……校园里处处都有树。风来树响，风去寂然，每每抚摸这些沉默的生灵，感受它们的呼吸和心跳，我总有心通万物的震颤，更有难言的亲切与喜爱在心底涌动。

足球场边靠近篮球架那棵玉兰，仿佛水墨丹青，意蕴嫋嫋。其叶阔大舒展，油光乌亮，轻弹则砰砰有声，质地硬朗。衬之以湛蓝天幕，梳之以簌簌清风，叶叶清俊，朝气勃发，像球场上欢蹦乱跳的少年。

路两边多紫薇。夏日竞放，灿若云锦，像极了校园里青春靓丽的女孩。秋季花谢叶落，枝冷干硬，犹如铁画银钩，但我知道，在沉静的树皮下，它的生命之河犹在流淌不息。

逸夫楼前的紫藤，倚着一条水泥长廊，枝干粗壮，参差披拂，花开时节，花叶将整条长廊的顶端都被盖得严严实实。一串串紫花瀑布似的从廊顶倾泻而下，那深深浅浅的紫恍若一帘幽梦，令人怦然心动。孩子们在廊下，或坐或立，青春的笑脸与明媚的花儿交相辉映，成了青春的瀑布，成了青春的交响。

女生宿舍楼前有棵高大的桂树。每当点点金黄于密密的枝叶间若隐若现时，女孩们在树下走过来、走过去，常染一身馨香，她们便成了一棵裸行走的桂树，到哪里就把香气带到哪里，把欢笑带到哪里。晚自习课间，我也爱去桂树下转悠。其时夜已深，宿舍门前庭阶寂寂，悄无人声，唯明月半墙，桂影斑驳。徘徊片刻，便觉香雾氤氲，通体沁香。那桂树足有三层楼高，冠盖若巨伞，我不清楚它的树龄，只记得我来校时它就在。我来学校已30余年，它和我一起送走一批又一批少年。

校园里最惹眼的树，得数水杉。排排直立，一色的修长挺拔，风姿洒然，像极了那些清俊少年。即便到了凛冬，它们也只身形略瘦，照样偕风为友，与云相伴，气度卓然。白雪纷披时，更如山中高士般优雅超绝。早些年，我住在学校时，宿舍楼后面的篮球场边就有一大排水杉。水杉后面就是大操场。每天清晨和黄昏，都有学生在操场边、杉树下捧着书踱来踱去，其中长辫子叫小红的女孩我最熟悉。她是我班上的学生，一个秀气、清纯的女孩，家境清寒，在好心人的资助下才有机会读高中。面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她非常珍惜。听课、作业极其认真自不必说，课后时间她也抓得很紧。每天早晚，我推开窗子，几乎都能在那排水杉下看到她俏丽的身影。我下楼时，常会迎面遇到她。她总是轻轻叫我一声，羞涩地对我笑。她的头上、身上有时沾了落叶，像好些小小的黄蝴蝶环绕着她。后来，她考上了大学。过了些年，学校扩建运动场，那排水杉被移走了。直到现在，每次走到那位置，我还是会想起那排清俊的水杉和水杉下那个有着明丽笑靥的女孩。让人欣慰的是，小红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定居并创立了自己的公司。每年教师节，她都会在微信上问候我。虽然多年未见，但她的模样和那排水杉一样，在我心里始终清晰如昨。

校园里的日子悠然缓慢，和那些树一样，岁岁年年似乎无甚变化，只是晨曦中捧书而读的少年们换了一茬又一茬，树上的叶子也落了一次又一次。今春之绿非旧年，唯安静与丰富一如往昔。而那些树，那些叶子与花儿，和那些青春的笑脸一样，都是我生命旅途中的美妙风景，在我记忆深处盘根错节，给我温情与安慰。叶飞叶落，我也终将成为一棵老树，但我相信，会有学生记得我青春的模样。